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六

明 茅坤 撰

臨川文鈔十六

墓表祭文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荆公卒無一言許可其間極有分寸處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閲

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陜西兵事起棊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

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為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畧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為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泌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介之

其壻也君為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為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為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没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盖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

與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為序次其説使表之墓上

寳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通篇無一實事特點綴虚景百數十言當屬一別調

右正言寳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熈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

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令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虚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廸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

道隱覩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建昌王君墓表

荆公表女兄弟之舅而所次文章政事無一言點綴並本其子之言其子又似無指實特空言為案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遊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

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葢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揚州江都縣尉卒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為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

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葢非有求於兹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通篇亦無一實事俱虛語相點綴荆公所自為本色在此荆公所自為可喜處亦在此

古名家之於傳記碑碣所載其不苟如此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覲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

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沇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

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子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

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宗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禄卿光禄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余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葢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處士征君墓表

表征君并及其杜與徐變調也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鹽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盖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

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堅坐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騅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

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蜻蜓點水法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令太常博士異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

順里之西原塋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為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為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為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為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

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為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祭范穎州文 仲淹

荆公為人多氣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賢故於其歿而祭也其文多竒崛之氣悲愴之思令人讀之不能以不掩卷而涕洟凡得十首

范公為一代殊絶人物而荆公祭文亦極力摹寫涕洟嗚咽可為兩絶矣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瑶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

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
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
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
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
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
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
所加寇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

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
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
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賛傑亂宄除荒官吏於朝士變
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閡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
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為神乎孰恐使至於斯
盖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
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奬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

家孰埋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令亡邦國之憂刓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賛醪羞

祭周幾道文

文多淘洗字字琳琅

初我見君皆童而情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頽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皺分當先奬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犇封涕洟舉屋驚

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曾博士易占文

悲戚

嗚呼公以罷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脱敗山傾谷圮人居

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李省副文 壽朋

有逸調有雋思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

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别我往祠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兹醪羞以告哀惻

祭高師雄主簿文

奇崛之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歎去歲

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祭丁元珍學士文

情之痛而吐辭之激昂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

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
厄又從躋之使以蹟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有槃彼石
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
馳我哀不在繆羞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
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

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瓌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

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撿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恌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

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東向原道文

中多奇氣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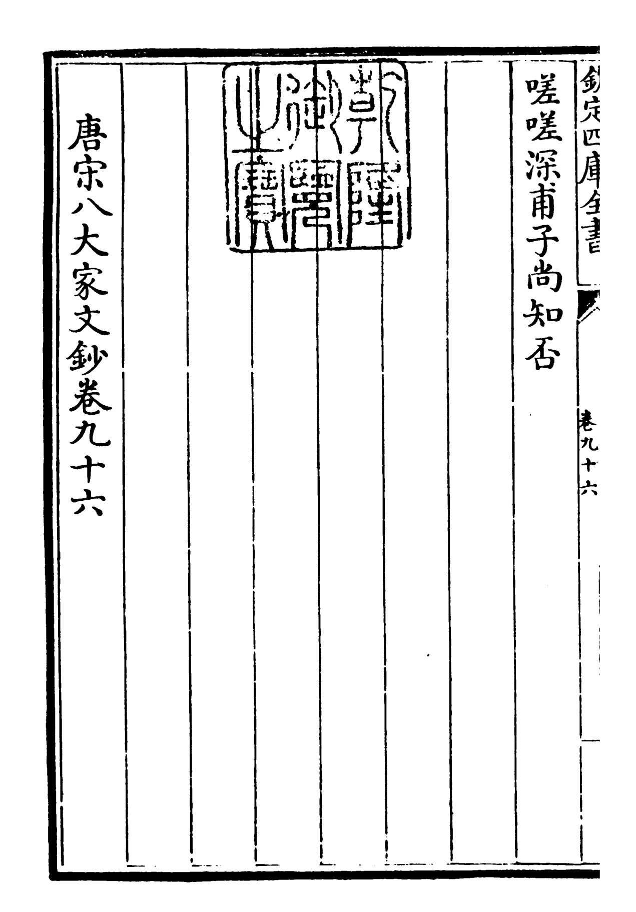
匹洪洪其聲硠硠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鶻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嗟也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

亡子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王回深甫文

交深而言戚可裂肺肝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



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六

唐宋八大家文鈔

南豐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燄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翦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為爾雅此所謂可與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

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膾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記傳二十八首論議雜著哀詞七首嗟乎曾之序記為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巳學者不可不知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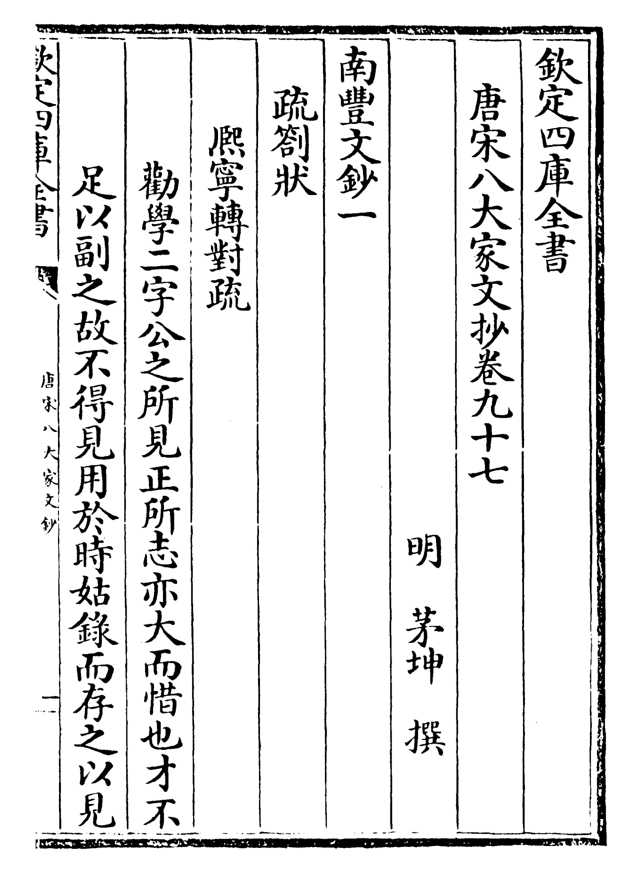
鹿門茅坤題

南豐本傳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幼警敏能文甫冠名聞四方登嘉祐二年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為實錄撿討官出通判越州知齊襄洪三州皆有異政加直龍圖閣知福州福無職田歲鬻園蔬自入常三四十萬鞏謂太守不宜與民爭利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留判三班院疏議經費以節

用為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為一書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奏居母憂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為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時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

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九十七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一

疏劄狀

熈寧轉對疏

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時姑録而存之以見

公之槩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説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徳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説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

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

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懐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忠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

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

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

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人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

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

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

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

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

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内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

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

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岩曰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此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曽遠不迨董劉矣惟揚雄才艱而又不能大變於

當時之體比曾為不及耳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曾公此劄欲附古作者雅頌之旨陳上功德宣之金石而其結束歸於勸戒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

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葢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

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
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
來同復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
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
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
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
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
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

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葢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兵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

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帝仁宗英宗皇帝聰

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帝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

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㢢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葢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

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槩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槩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槩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

畀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葢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

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唫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

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葢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脩於隠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壊葢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

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葢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令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令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

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益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

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俊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遵岩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為諛悦淺制而忠藎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議經費劄子

名言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甞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

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

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

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葢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

三耳葢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令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

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似亦名言惜也篇末措注亦欠發明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

百一十有二熈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
熈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熈河
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
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
奕之於棊善奕者置棊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
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
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
少而得筭多也不善奕者置棊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

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

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綠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塲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弈棊況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況之則北邊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

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况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

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
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
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
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太定四夷軌道可
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
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叡聖有非常之大略同符
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
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

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纎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裁擇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極為通達國體之言

竊以高麗於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懐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

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於強敵自天聖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陛下即祚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敵之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

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為其酧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以為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葢古者相聘贄有圭璋及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

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
贄如古之聘禮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
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
獻其方物以致其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
有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
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
制也以此相厲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
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

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一二十萬受之者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

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於令益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歸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為廉誠以梱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予固按古者三代及漢興令郡國各舉賢良者以聞甚屬古意世之君相未必舉行而不可不聞此議予故錄之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

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内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

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

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

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

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疎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

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

入時事以後措注須本古之所以得與今之所以失參錯論列使朝廷開明然後得按行之而子固於此往往亦似才識不稱其志云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九十七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八

明　茅坤　撰

南豐文鈔二

書

上范資政書

按此書曾公既自幸為范文正公所知竊欲出其門又恐文正公或賤其人故為紆徐曲折之

言以自通于其門而行文不免蒼莽沉晦如揚帆者之入大海而茫乎其無畔已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其言多悲慨歐公所投執政書其言多婉曲蘇氏父子投執政書其言多曠達而激昂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精爽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

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顔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小之爲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

易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顔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輩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强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礲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綏者豈得已哉則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間而論天下

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耶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輩者哉故願聞議論

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閤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别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亦閤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閤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耶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予固感歐公之知又欲歐公併覽睹其所自期

待處蘊思綴語種種斟酌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内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賔容之談卒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甞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䇲薫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䇲無

似見弃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穮蔉耡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

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

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説覬執事知輩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内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

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旣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巳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禀教誨竢講畫不勝馳戀懷

想之至不宣

上蔡學士書

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

慶歷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蓋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已

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巳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巳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巳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巳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

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巳宰相退歸中書葢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早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巳爾捨是則寺人而巳爾庸人邪人而巳爾

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輩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自唐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輩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

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
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
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
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
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
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
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
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歐蔡書

委婉周匝可誦公文之佳者

軰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踈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貞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唶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皐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

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于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貞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

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搆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

王珪又能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貞觀之上令輩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令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令之疑唐太宗

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
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
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
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
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
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
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
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已汲

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
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
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
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説而聘者
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
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
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
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

矣非獨羣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雅說三篇麤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

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士著以待

舉行悖者不待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

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唐荊川云敘論紆徐有味

福州上執政書

子固以宦遊閩徼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為陳情

之案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

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

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葢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

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

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

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葢十年矣未甞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
輩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
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顔色不得効其
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葢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
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恖不可以苟止者
也方去歳之春有此邦之命輩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
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
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

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輩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

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朞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反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

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益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察之不宣

唐荆川曰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益其體裁如此也

謝杜相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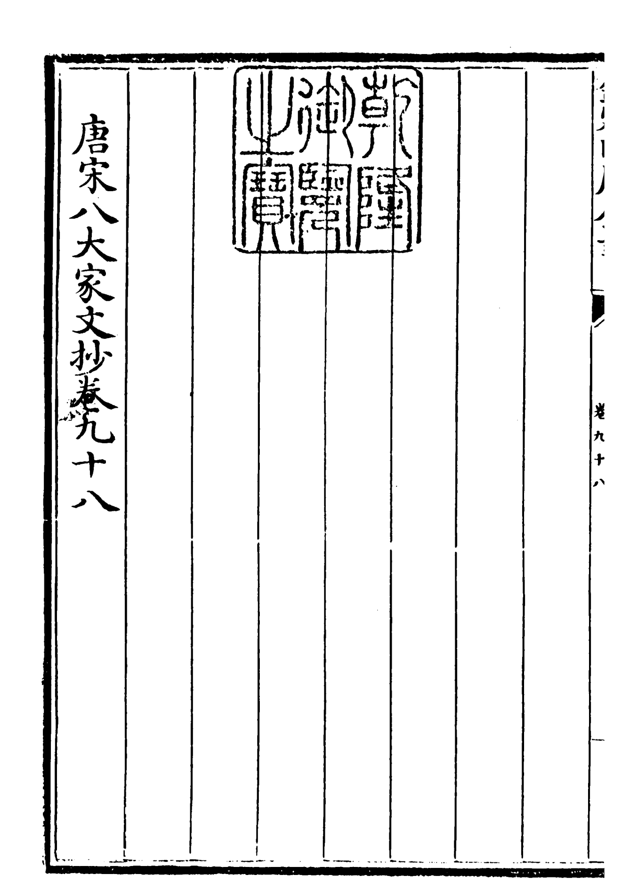
感慨深湛雍容典則有道者之文也豈淺儇者

所及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濵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

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喰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蕞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輩之德如此葢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

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九十八